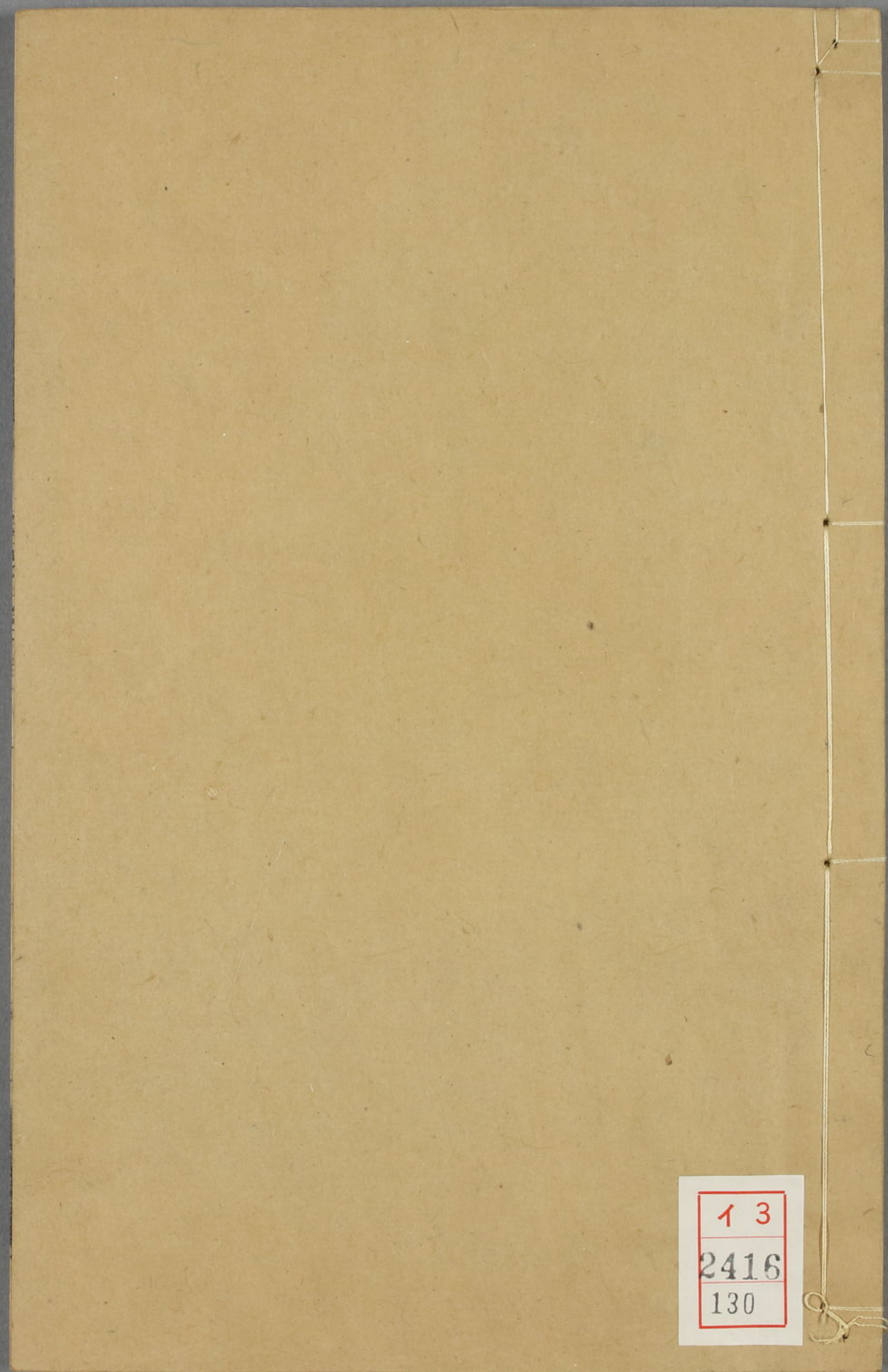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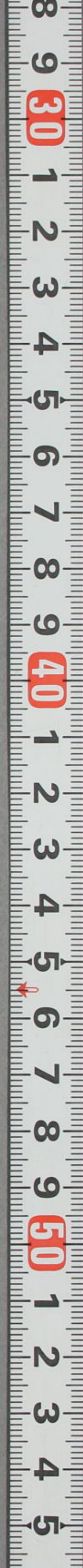




1 3
2416
130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半澤文庫

人部四十六

貧一

增爾雅曰窶貧也

疏曰窶者無禮也

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原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

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

謂之須捷

捷謂狎夷

或謂之褸裂

褸衣壞貌音樓

或謂之藍縷

左傳曰革

為貧也

尚書洪範六極四曰貧

詩曰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三歲食貧

原

又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禮記曰天子布德行惠

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

原

又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貧

禮

又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原又

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葦戶圭窬并日而食易衣

禮

詩說曰鄘風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

涉水而傷之賦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貧而如富其

知足而無欲也

戰國策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予

史記貨殖傳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

澤不辟矣

李斯傳曰悲莫悲于窮困

漢書曰貧者

短褐不完含菽飲水

禮樂志曰奢泰則下不遜而國

貧

五行志曰寒則不生五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

鼂錯傳曰民貧窮者變其業

食貨志曰貧民常衣

牛馬之衣

裝衣類也

董仲舒傳曰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

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南史李鴻傳曰鴻謂

古人安貧清白曰尸涅而不淄曰白

通鑑田子方曰

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

得貧賤哉

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列子曰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

又曰貧者士之常也

管子

曰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

荀卿子曰仁義之於

人也譬之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

部

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鄧析子曰與貧者
言依於利 韓非子曰用力者寡則國貧 又曰無饑
饉疾疫禍皇之疾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 宋玉九
辯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呂氏春秋曰世皆
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漢王充
論衡曰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
黃憲外史曰貧者不報人以幣 魏劉劭人物志曰
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 北齊顏
氏家訓曰南人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而
家人妻子不免飢寒 原宋書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

貧則病矣不惟形色麤麤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
棄必有家人誚讓 宋王安石言事略曰人之情不
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 明楊思義傳曰思義
爲戶部尚書帝諭之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土不蠶之
民自什一制湮技巧作而農桑業廢一民負耒百家待
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

貧二

原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
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
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

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劉**向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戰國策曰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令尹子文縮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儲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史記滑稽傳曰楚孫叔敖病且死

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叔敖不如自殺 **原**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

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國語曰叔
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
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
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
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
憂德之不修而憂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莊
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
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
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嬉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也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
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
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
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
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
無以爲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孫卿子曰子夏貧常

懸鵝衣於壁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我不為

臣大夫之驕我者我不復見 **增**高士傳曰周威王時

齊隱士黔婁子守道不屈卒時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

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

不如正而不足 **原**莊子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

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忽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

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

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忽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為活爾君言此

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

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

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

為之者不得也 **增**戰國策曰齊人有馮援者貧不能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劉向新序曰子列

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

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

者去子列子入其室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

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東坡志林曰齊顏蠅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蠅辭曰玉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士生於野推選則祿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蠅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蠅可謂安於貧者也原史記甘茂傳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

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前漢書食貨

志曰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

不足糧饒女子紡績不足衣服明古曰太半三分取其二史記陳

丞相世家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

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

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

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淮陰侯傳曰韓信

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縣南昌亭

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原**齊悼惠王世家曰魏勃少時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蚤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 **增**酈生列傳曰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外戚世家曰竇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

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封侯 滑稽傳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耶 司馬相如列傳曰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原**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

給食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增**主父偃傳曰偃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容甚困後爲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司馬遷傳曰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 潛夫論曰兒寬賣刀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後漢書鄭元傳曰元字康成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數千

百人 郭丹傳曰范遷爲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俸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家無擔石焉 **原**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增**後漢書鍾離意傳曰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樸忠家貧爲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 **注**杜謂粗几也方言 **杜** **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

家之言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厭 又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范曄後漢書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增**三國胡質傳曰質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書衣篋而已 闕澤傳曰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原**魏略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苴以自供 **增**魏邴原別傳曰原十

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晉書殷仲堪傳曰仲堪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能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陶潛傳曰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元林坤誠齋雜記曰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篷爲屏風坐

無氈席 南史劉訐傳曰訐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訐處之晏如人不覺其饑寒也 北史司馬裔傳曰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 高允傳曰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房彥謙傳曰彥謙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

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劉晝傳曰晝少孤貧愛學服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 北齊書文宣帝紀曰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喪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時帝尚未能言歔然應曰得活 唐書鄭餘慶傳曰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杜甫傳曰甫少貧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 鄭虔傳曰虔初爲協律郎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

館以虔爲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唐紀曰李景讓幼時家貧居於東郭宅後古牆因雨隕陷得錢盈船景讓母李氏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五代史曰梁朱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宋史呂蒙正傳曰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躋窘乏東軒筆錄曰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

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爲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湘山野錄曰范希文少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蘘數十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

之如此者三年 釋史曰宋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與焉使者歷視諸相語侍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夢溪筆談曰宋晏元獻公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遷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殊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上益嘉其誠實 語林曰蘇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堞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 性理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則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貧士傳曰宋賈收字耘老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遇

源鑑錄卷三十一
三
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當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遼史耶律玠傳曰玠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宮戶十 耶律海思傳曰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 金史郝天挺傳曰太原元好問嘗從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張潛傳

曰潛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 王政傳曰天會四年爲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管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扁鐫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閻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 元史廉希憲傳曰希憲罷相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從何設宴 許衡傳曰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 王磐傳

日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
器爲朝暮食 李德輝傳曰德輝值歲凶家儲粟纔五
升其母春蓬稗炊藜藿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
慎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 董士
選傳曰士選晚年好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
業田廬爲行資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虞
集傳曰集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
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
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
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

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束修羔
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備遺錄曰明
方孝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
瓶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 明劉崧
傳曰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錄不
輟 李時勉傳曰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
誦讀不已

貧三

原蓬室

棘庭

高士傳老萊子以蓬蒿爲室詳隱逸二
抱朴子葛洪貧無僮僕籬落頽決棘

庭宇

夜耕

陶潛搜神後記周雙貧而好道
夫婦夜耕 貧 後燕錄王高夫妻

人部

附錄

貧

五

書則備耕夜
則伐草燒磚
茅宅
萬牀
李劬別傳公居貧而不好
宅則一區
皇甫謐高士傳田禾
牛衣
蝸廬
漢書初
年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
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
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魏書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
家無餘財起蠅牛廬
蓬雷
席門
蓬萊
塞平
階雷
居止其中妻起蠅牛廬
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居
窮巷中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賣卜
傭書
馬司
弊服賣卜於市
魏帝時辟為太尉自以狷急不能從俗
業自
蓬廬
禮華戶主翁詳貧亮字敬儒家貧傭書
增斫
織簾
南史江泌傳泌少貧書日所斫為業夜
地則更登
又沈麟士傳居貧織簾先生
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採招
緯蕭
隱

逸傳夏統字仲御幼孤貧事母孝每採招求食
不肯仕
莊子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者
吞紙
糠運穀
南史顧歡傳歡字景怡鄉中貧賣文為活
然
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釋史陳茂烈無遺忘者夕則然松
鵲
仕一書清苦貧甚有人候之見其自運穀至御史致
衣
螢囊
唐杜甫詩烏几重縛鵲衣寸針
晉車
十以
厚報
拙謀
無讓書王珪少孤且貧人亡或饋遺初
照書
其家拙病使出言憂
烹犬
宿葉
字矩道居周方叔
謀事拙病使出言憂
米送之五州山下誦讀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
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其廬無以爲具
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社中織簾為業為郡功曹冬
月無被有藁一束
原立肺石
宿白社
達周窮民凡遠
暮宿其中巨收之
貧

近笑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時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晉董京傳京字
威輦嘗宿洛陽白地無立錐室如懸磬史記孫叔

懸磬野無青草如居常待終非力不食高士傳榮啓
之常死野無青草如居常待終非力不食期曰貧者士

寢增食不盈腸唐溫彥博傳彥博家貧無正寢又
漢徐穉傳穉家貧常以待終何樂不食

錢服相周琴歌自樂戴顓傳顓聞而迎之周以錢服
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高士傳榮啓期鹿裘帶

賜十萬錢封四百戶晉王嶠傳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
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

薪優孟言於楚王於是名叔敖書樵夜讀春韭夏
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松唐馬懷素傳懷素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書樵夜
輒然以讀書堯山堂外紀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

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彥倫山中何所
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嘗問何味最佳

答曰春初早見辱友婿為哀王孫漢嚴助傳上問
非夏末晚松

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漢紀韓信家貧釣于城下
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家王孫而進景略鬻畚少游典衣猛字景略考王
食豈望報乎

貧以鬻畚為事嘗至洛陽有人買畚曰吾家在此可隨
取直猛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

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畚送大山猛顧視
乃嵩山也又宋秦觀字少游嘗遺錢文穆詩三年京

國贖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多時乞不多取貧不
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苟得食魏略寒貧者姓石字德林獨居窮巷里人與之衣
行乞乞不肯取郡縣以其鯁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

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瞪而不言因
人部

與脯補及衣取其脯一朶備一升而已貧士傳河上
 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
 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
 其不尚矣有哉君子謂其不尚矣有哉君子謂
 其兄以食而後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其兄以食而後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
 葬乞食而後葬葬乞食而後葬
 而農遂博綜典而農遂博綜典
 籍百家之言籍百家之言
 牽船作屋牽船作屋
 編草為裳編草為裳
 處住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處住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
 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
 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
 樂之樂之
 義不獨飽義不獨飽
 意將何求意將何求
 南史郭原平傳原平南史郭原平傳原平
 有奇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有奇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
 獨飽獨飽
 釋史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釋史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
 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錢

何見怪 綿乃生悲

釋史俗傳書生入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

其不在紙裏中耳其不在紙裏中耳
 世說朱百年家貧時就孔思遠宿衣皆世說朱百年家貧時就孔思遠宿衣皆
 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皆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皆
 袂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袂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
 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竅如七星 覆無一瓦

釋史鄭廣文處星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竅如七星宋歐陽

脩瀧岡阡表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曰汝脩瀧岡阡表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曰汝
 父為吏廉而不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父為吏廉而不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
 折蒲當紙折蒲當紙
 映月代燈映月代燈
 晉王

育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戲敝流涕時有暇育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戲敝流涕時有暇
 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
 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
 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宋陸佃傳佃字農師居宋陸佃傳佃字農師居
 貧苦學夜無燈貧苦學夜無燈
 蔽前掩後蔽前掩後
 計口度身計口度身
 從屈伯彥學從屈伯彥學

映月光讀書映月光讀書
 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
 前出則掩後前出則掩後
 晉王褒傳褒家貧躬耕計口而佃度身晉王褒傳褒家貧躬耕計口而佃度身
 人部人部
 附錄項伯表三頁十七附錄項伯表三頁十七
 貧貧

而蠶或有功之者不聽諸
生密為刈麥襄遂棄之
志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
來姓龔此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至期果至妻執板
往使者取著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期至金知汝漸困
故藏金以待著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期至金知汝漸困
以青甕覆以待銅盆在屋東掘之如卜一搜神後記晉謝
端少孤無親屬為隣人所養嘗得一螺如三升壺
取以歸貯甕中後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
曰新婦何來而相為炊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
帝哀卿故使我權為守舍炊煮而卿無故竊相窺掩
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留此殼去以貯米常可不乏

藏金以待

出甕為炊

吾親未享 此子屢空 元揭侯斯傳後斯少處窮約事
有祿入衣食稍踰于前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
漢賈逵傳逵母嘗有疾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
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于
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為客甚困 飢惟曼倩 寒有西華 相士多失
漢東方朔傳
朔子曼倩對

上曰侏儒長三尺餘侏儒長三尺餘侏儒長三尺餘
餘亦侏儒長三尺餘侏儒長三尺餘侏儒長三尺餘
南史梁任昉傳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
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
破練裘道途平原劉孝標乃
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友 庾郎有菜 范婦無憚
南史齊庾杲之傳杲之初為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
葑菹滸韭生葑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
嘗有二十七種世說范宣潔行燕約韓豫章遺絹百
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
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衣而受之 牧豕海上 種
瓜城東 有史記丞相公孫弘畜川薛縣人也時為薛獄吏
說又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貧種瓜于長安城東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以爲 劉雪相訪 懷書自隨 寓京師其友姜愚氣豪
名也 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餞荷一鋪劉雪行二十里
訪之陶母于凍坐日高無炊煙 南史孔子祛傳子祛

人部 附錄 卷三十一

少孤貧好學耕耘探常懷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

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猶有一劍不過十金史記孟嘗君列

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

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

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

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

孝緒傳孝緒家貧無以養僅安竊鄰人墓磨鏡以給

嚮馬而歸受典略程堅字謀甫居貧無資磨鏡自給

參軍比去貧止歸隨師無糧拜官得祿後漢司理

馬嚮馬徒步而歸隨師無糧拜官得祿後漢司理

好學問隨師無糧拜官得祿後漢司理

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傳饒家貧

諫議大夫李恂拾橡步隲種瓜所東觀漢記李恂拾橡

實為食三國步隲傳隲種瓜所東觀漢記李恂拾橡

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定交杵

白往舍郵亭乃變服客傭為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

共定交杵乃變服客傭為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

自業素與臨卽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宦遊不遂而來

如往舍郵亭乃變服客傭為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

燕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一公相

視歎息而去唐柳璨傳璨少孤徒有四壁不滿

貧好學畫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徒有四壁不滿

萬錢崔鴻後燕錄魏郡王高泰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

漢貢禹傳元帝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

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孥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

田一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同衣而行五日不食

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同衣而行五日不食

後漢檀敷傳敷家貧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又謝承書

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南史王智深傳智

深家貧無人嘗餓五日書取柿葉衣得羊裘東坡

日不得食掘荒根食之書取柿葉衣得羊裘東坡

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北史房景先傳景

先少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

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

則樵蘇夜三旬九食二日一餐旬九食二日一餐

誦經史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梁肉

沈顗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梁肉

閉門不受唯采蓴若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

人部

貧

三

三

樂使歡驅雀以冲質羊南史顧歡傳歡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

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錦繡萬花谷晉桓溫弟冲並少家貧母患需羊以解溫乃以冲質羊

材官起屋有司立廟南史王延之傳延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

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救材官為起三間齋屋唐書戴胄傳胄卒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軾饑如鼠立飽以魚宋蘇軾詩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齧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

金崔立傳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討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潛

啗日飽之以魚賣宅以葬結草而居北史山偉傳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後漢范丹傳丹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遺糧受半

餉錢立盡先賢行狀胡定字元定至行絕人在喪雉兔定乃受半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荊州年饑義季慮

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將錢至市門觀有原三日未

舉火十年不製衣莊子曾子在衛三日不舉火又曾子緇袍無表十年不製衣

增母欲弗與女吾當為助卿史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

耶未能令妻予免飢寒吾當助卿東坡有破硯威輦營之常賑其匱乏舒受而勿辭

無完衣宋蘇軾詩我生無田食破硯邇來硯枯磨不出逸士傳董威輦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

帛為衣號甌甌為障安問紫絲虞庠作薪空思鳳

蠟貧士傳庖累字伯重以甌甌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

紫絲步障四十里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又管王愷作

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煖炭今日富貴忘吾為按蔡邕

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

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又晉石崇以蠟代薪王

僧綽採蠟燭淚為鳳凰故名鳳蠟

之貪知非嗜利金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

穿坐榻無席自以跪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入皆

以為俗其友商衡每為辨之且調恤焉史記管晏列

傳管仲貧困嘗收鮑叔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

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依庾氏何妨蔬食園中共屬阮門一任綺羅道北

汪傳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

外氏家貧無以自給注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

書又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

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怪之

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薪將給食恒羞負戴相

隨史欲質錢應愧箕裘能紹漢朱買臣傳買臣家貧

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買

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南史劉儵傳儵素貧常一

朝無食其子落欲以班史質錢

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方為重器相遺豔婦

之巾本是富家乃賁市人之酒南史賀德基傳德基

歸衣資罄乏又恥服過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

寺前逢一婦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

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

姓名不答而去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

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鸛鵲裘就市人陽昌賁酒與文

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

裘賁酒于成都

謀賣酒于成都

一斛於金枰猶記檳榔消食晉阮修傳修常步行以百

暢雖家無儲石之儲晏如也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

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江氏家乞食

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穆之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

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將

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

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枰貯檳榔一斛以進

人部

世說新語卷之八

貧

之

貧四

原

短褐

淮南子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臥

雪

汝南先賢傳袁安居洛陽時大雪入戶安僵臥如令

以爲

賢遂無行路謂安矣除雪入戶安僵臥如令

舉爲

孝廉後鐘居山堂肆考唐王播貧而好學客

聞鐘

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

則飯

已完矣播題詩于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閣

黎飯

後鐘播去後二十餘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

寺見

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座

得碧

紗籠黎羹不糝陳蔡藜羹不糝于

儋石

魏志華歆素清貧所得祿賜以賑施親戚家無儋

云齊

人名小琴書自隨及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

器爲

儋石

已帝

知其貧賜白薪蘇繼晷宋汪應辰傳應辰家貧

金五

十兩鈔萬貫

單步

之官三國崔林傳林除鄆長注觀百錢史南

張融

傳融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薨後四

月八

日建齋并灌佛僚佐饌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

融獨

注觀百錢帝曰融殊貧鬼爲撫掌劉伯龍者少

當序

以侍祿出爲封溪令

而貧

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

常在

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

掌大

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我常自耕傳南史王韶之

命乃

復爲鬼所笑也乃止

好學

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單行定省

曰困

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

晉胡

威傳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

單行

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

總事

不役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家貧無書備于巨室晝

役焉

不驚樊參軍晉石勒載記勒以參軍樊坦清

人部

謂盤類

貧

居

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
樊參軍何貧之甚也
嘗從日者家見書疏
義因請寓宿手抄

抄書日者家

元許衡傳衡遭
世亂且貧無書

貧五

增詩魏曹植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
藿不充虛被褐猶不全 晉左思詠史詩曰主父官不
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
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僻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
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迍邐由來
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原**又曰習習籠中
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

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
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疎 晉張望詩曰荒
墟人迹稀隱僻閭隣濶葦籬自朽損毀屋每寥豁炎夏
無完絺隆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
愈瘁愁來不可割 江適詩曰葦門不啓扉環堵蒙蒿
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問誰家子憊哉亦何貧
陶潛貧士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
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
非道固無憂 **增**又曰淒厲歲將暮擁褐曝南軒前圃
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

坐外日晏不遑研 **原**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
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斂袂不掩肘藜羹乏恒斟豈
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鮑照愁苦行曰湮沒雖死悲
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鬢
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慙樹萱藥餌
饋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俄頃不相酬慙怩面
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
獲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窀穸 袁伯文述山貧詩曰傭
滌倦閭閻耕牧憊松丘製荷依露壑寒若逗霜洲鬢垂
驚年素膚耗盈帶憂幸有深栖性幽山可以留 蕭環

貧士詩曰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被五月
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節荷裳竟
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脫挽輓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
迹賢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懌 **增**唐賈島朝飢詩曰市
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欲
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饑莫詎
他門古人有拙言 杜甫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
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
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
始放間里爲我色惆悵 又貧交行曰翻手作雲覆手

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 又空囊詩曰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
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并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
澀留得一錢看 又戲贈鄭廣文詩曰才名三十年坐
客寒無檀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高適詠史詩曰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岑參題新鄉王釜廳壁詩曰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
祿米常不足俸錢供與人 劉蕪貧女詩曰蓬門未識
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
儉梳妝敢將十指誇偏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苦恨年年

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
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
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
月一回陪內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宋黃庭堅詩曰李
騷家徒四立壁未嘗一飯曾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風傍
牆捫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剪髻鬟不典書大
兒得食不得魚小兒得禪不索襦 蘇軾贈西蜀楊耆
詩曰孤邨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
攪馬愁吟互答有蛩螢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
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陸游貧述

詩曰寒生肌粟苦衣單瘦減頭圍覺帽寬荒寂在家猶
逆旅窮空養老亦蔬餐柴青竈突騰烟細膏盡燈釭照
字難猶喜新醅三斗熟半窓梅影助清歡 天台民宋
氏鬻廬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
說與東園柳明日相逢是路人 張景修貧居詩曰茅
簷月有千錢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
芭蕉與石菖蒲 元虞集詠貧士詩曰老骨寒不寐夜
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跼踖敗絮中鷄鳴當晨參馬疥
蜀不充山童衣百鷄喚之愧恩恩求火掃木葉庭樹亦
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放歸春草

豐中丞趙世安常爲伯生請曰虞集久居京師甚貧且
病幸假一外職使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
耶

原賦漢揚雄逐貧賦曰楊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
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
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
羽義薄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
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
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繁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
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體露肌朋友道絕達官凌

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
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
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
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嗔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
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
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
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讐處君之所福祿如山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

壽神仙桀跖不顧貪戾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
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張攝齋而興降階下
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
遂不去與我遊息

增疏漢晁錯論貴粟疏略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
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
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
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

不得食膏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原賤宋是道元與吞公賤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蚋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汙累燠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縈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緹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申脚則足出孿捲則拳露

原書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罄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新芻既盡舊穀亦傾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宴如之情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

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廚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又與董仲連書曰穀糴驚踴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廝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臧獲入見責於嬪息忽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僻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隙漏霑於衣服藁蒸單竭儋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

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
蹙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
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闔
闔振翼紫微運籌幃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於下職
潤於貧悴哉

增宋張融與從叔永書曰融昔幼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
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
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
耕何至此事 又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
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

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增頌宋司馬光顏樂亭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
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略曰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
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
則貧窮亦有命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陽舒陰慘
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响沫鳥
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冥懷昭
谷風之盛典始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
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原雜文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澌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增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戾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我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倣效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

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離寬凡此五鬼爲我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明方孝孺題黃東谷詩後曰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固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其一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人部四十七

賤 債負 乞假

負債一

說文曰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周禮曰小宰聽

稱責以傳別

以券書別之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

兩兩家各得一也疏稱責謂舉責生子
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

又曰凡賒者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注鄭司農云賒賁也以祭祀
喪紀故從官賁賈物賁者謂

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
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
以絺葛償
管子問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漢

人部

附錄頁約卷三十八

貨負

書谷永傳曰爲人起責分利受謝

債負二

增史記蘇秦傳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孟嘗君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馮驩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孟嘗君怒而

使使召驩驩至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

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

拊手而謝之前漢書鄭當時傳曰當時爲大司農任

人賓客餽入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

以此陷罪餽謂受貨而載運也兒寬傳曰寬爲中大夫遷左

內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

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

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

更以最史記貨殖傳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

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在關東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無鹽氏之息十倍 前漢書
陳遵傳曰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
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書樊
宏傳曰宏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肯受 虞預會稽
典錄曰鄭弘守陽羨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
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婦
齎錢還弘弘不受也 南史蕭惠開傳曰初惠開府錄

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
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
乞希微償債 王弘傳曰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
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 王志傳曰天監初
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
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 崔慰祖傳
曰慰祖之父慶緒為梁州刺史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
與親族漆器題為日字日之器流乎遠近慰祖料得父
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
哉悉火焚之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曰長恭有千金

債券臨死悉燔之 袁聿脩傳曰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义女爲妻聿脩知而不劾免中丞 新唐書高瑀傳曰瑀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僞欲任之會其軍表勾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巨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裴度傳曰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

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篋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調語錢入禁中何可得也 來俊臣傳曰俊臣父操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宋史食貨志曰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五代晉本紀曰天福五年春除民公私債 宋吳元載傳曰雍

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李漢超傳曰漢超仕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呂端傳

曰端不蓄貲產其子藩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畢士安傳曰王旦爲相面奏云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李沆傳曰沆素貧多負人錢太宗別賜三千萬償之稗史曰蘇軾爲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

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宋史
李庭芝傳曰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庭芝
悉貸貧民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
民居皆具 朱熹傳曰熹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
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諸生之自遠而
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
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賀鑄傳曰鑄以家貧貸子錢
自紀有負者輒拆券與之 金史宗道傳曰宗道授河
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
道疑其寃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

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爲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
其明 元岳柱傳曰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宮帑錢
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
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
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吳鼎傳曰浙有兩富豪
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
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
免 郭全傳曰劉德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
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孫秀實傳曰里人王仲
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負不能償棄其親逃去

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曰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 嘗汝道傳曰汝道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 塔本傳曰塔本鎮撫白雲諸郡貧庶吏銀其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 元周密齊東野語曰朱承逸居雪城東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哀視之有負勢家錢負無以償率妻子將赴水朱惻然遣僕護之歸且躬往其家見債家悍僕在門朱因好言諭之曰彼旣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代還其本可亟以原券來債家唯唯即以數取付之 明胡應麟甲乙剩言曰鄔佐卿於甘露

寺遇一蜀僧數與往還佐卿適有所負無以應憂見於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非十金不可僧持几上煮茶銅鈔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索炭出袖中藥匕許塗其上入火色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償子錢明日往謝僧已行 祝允明小傳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噉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忤笑資

債負三

原貸粟

賞酒

本紀高祖嘗從王侯詳貧二史記高祖

酒

王嫚見其上有龍怪之高祖每酌留飲

判書

懸券

合者疏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其注曰判半分而

驅券

宏傳宏出錢立券每以兩家各得則聽其注曰判半分而

不假免官

試貸卜事 三國志曹洪傳洪家富而吝

驕請

以舍客犯法免官 白帖越大夫種曰臣觀吳政

捕其

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希憲命下跪而問

之曰

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 晉書袁

俱盡

思自振有才氣傲儻不羈恒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

以告

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

素道

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表

道否

其通脫如此 官為責償 女遽還直 宋史沈

遷兩

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發粟以賑

立亟

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為責償 晉書

王戎

傳戎女適裴頠錢數萬久而未還 豪富相還

詭求

無已 三國志潘璋傳孫權為陽羨長璋始往隨

有同

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曰詭求無已重乃密

以錢

代還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曰詭求無已重乃密

鬻女

以償 元史董文炳傳文炳為葉城令前因軍興

代償

乃以田廬若干計畝直與貸家 萬姓統譜宋吳

方延

祐中為處州學錄有蔡港務官 田園略盡 富

虧稅

錢將鬻女以償者方為之代輸 債負

人部

州監額三卷二八

貴必還

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子夫性好酒沽買飲噉

東軒筆錄王韶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曰今有人貧

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其償乎否也韶曰亡弟相貸

必還曰然則問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也韶曰亡弟相貸

愚民不知光北史崔光韶傳光韶資產皆弟光伯所營

萬後送還之光韶曰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利息

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

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

還債之苦非獨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訟嫂負錢願王償債

子良傳時山陰人孔平諸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

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

償平前漢書淮陽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

兄弟三人博至淮陽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為償王遣人

將黃金五十斤送博後又債一不經意得毋重憂宋

遣有司為博債債二十萬

原倍息

量錯論貴粟疏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

屬責周禮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之數相抵冒者也

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之

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

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

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債負四

蘇雲卿傳薪水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

意又吳瑛傳瑛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

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焚券一廚出粟萬

有母得毋重憂召而焚其券

石南史顧觀之傳觀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

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觀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

郡誘出文契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嘗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

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

債負

者債將入青雲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為
 郡縣為徵及欲求竭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
 為債數來無由得論地出錢償逋宋史查道傳
 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出錢償逋宋史查道傳
 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出錢償逋宋史查道傳
 大理評事徒還歸遂焚責券出錢償逋宋史查道傳
 答罰民訟逋負者或不校胥吏有過未嘗家無餘財南史
 回傳參回家無餘秋熟還官元史蓋苗傳苗為齊寧
 財負債數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路軍州判官有官粟五
 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路軍州判官有官粟五
 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賞今民既不能償苗
 請代還使者施用其言釋史張諫議師德建言有負
 乃已其責施用其言釋史張諫議師德建言有負
 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檄下必辦萬姓統
 上慮囚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檄下必辦萬姓統
 實以宣德郎知長洲縣屬歲大稔民無蓋藏部馬驚
 使者猶急宿負檄下曰必辦實東文書不問部馬驚
 不進括異志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養蠟萬餘頭鬻之
 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蠟萬餘頭鬻之

足以奉償宏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
 放之江中經月餘宏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
 金蝦慨然棄索哭乃鬻其女以償債與別也元質慨
 然棄索與之

債負五

增詩唐杜甫曲江詩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
 來稀 宋黃山谷詩曰未論功活人飽活不嘗得妻寒
 尚賓敬兒餓猶筆墨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責囊無孔
 方兄面有陳蔡色

增疏宋韓琦諫青苗錢疏曰制置司引周禮國服為息
 之說文其謬妄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

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各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考廣其說謂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近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鄙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

爲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賦一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計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

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又司馬光疏曰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

增論宋歐陽修原弊論略曰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

者養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當其乏時嘗假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

乞假一

增禮記曰大夫祭器不假 又曰子婦不敢私假 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

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韓詩外傳曰藍有

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

黃猶可假仁義之事不可假乎萬乘之主獨不知假天

下俊士與之為伍 史記平準書曰山東被水菑民多

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以振貧民猶不

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地名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食

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前漢

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

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後

漢書鄭興傳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不可以
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乞假二

增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 韓詩外傳曰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

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

戎 春秋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穀梁傳曰乞重辭也

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

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仲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又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 韓詩外傳

曰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左傳曰衛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

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 王翦傳曰王翦將六十萬人伐荆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 陳丞相世家曰張負以女孫予陳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古今注曰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史記滑稽列傳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

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 前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陳湯傳曰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 後漢書曰和帝五年二月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 樊宏傳曰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朱儁傳曰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儻乃竊

母繒帛爲規解對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 天中記曰漢有人家富性儉嗇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 世說曰晉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辦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

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晉書阮裕傳曰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 顧愷之傳曰愷之爲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晉陽秋曰羅友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爲羞桓溫嘗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

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過人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 用 史緯沈約傳曰約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 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懼乃止 新唐書郭震傳曰震字元振以字行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歎駭

唐元稹杜甫墓銘曰甫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乞句以給喪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 山堂肆考曰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遂東山志臨老無人與唱歌 雲溪友議曰于頔鎮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 輟耕錄曰乞求蓋謂正欲如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

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紅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宋史范諷傳曰諷爲翰林侍讀學士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龐籍彈諷既出兗州乃給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 錢顗傳曰顗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 宋紀曰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衛州始議竄逐王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東坡志林曰杜衍爲相蔡襄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盍自奏其所欲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杜云諫官無故

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墨莊漫錄曰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內翰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旣入見一王者曰吾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尼也瘠羸面有飢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

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宋史薛向傳曰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云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從之 鄧綰傳曰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 王廣淵傳曰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 宋無吟嚶集曰陳亮

家貧辛棄疾帥淮時與談天下事歷言南北利害宿亮於齋中亮思棄疾謹言必思其悞將殺我以滅口遂竊駿馬而逃月餘亮致書假十萬緡以濟食棄疾如數與之

乞假三

原借乘

假蓋

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晉書嵇康傳康與山濤書曰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

其短也

亦無幾求

增何至自苦

左傳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借猶足為役使千家還請五輩傳寧成出乃賞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又王翦

傳始皇用王翦伐荆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徒跣被髮

敝衣毀容

越絕書子胥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

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以報其父仇此必子胥也乃召之宋史張永德傳周太祖初為侍衛史與永德父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母妻請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給曰此 愛護典籍 預貸俸

錢

顏氏家訓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釋史司門郎中王繕調

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庫吏怨魯訴於州并劾王王論魯曰第歸罪其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不自容王處之 不知階級 豈有斗升

裕如無嫌恨也 乞假 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

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不可復求
承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轡中有鮑魚
馬周問之曰鮑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慮有德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色幸分餘光漢書賈誼傳借父楊鋤慮有德色史記

賈人有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遺馬貸錢借

驪償直後漢書梁冀傳扶風人十孫奮居富而性吝冀

之冀大怨元史同恕傳有里人借驪而

券投池中世說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為所

性吝家富說太傅令換子萬縱心事外無迹可聞後以其

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頗然已醉憤隨凡上以此可乘太傅

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濟濟祠有兩婆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卜之神許則以券投池中良久銀浮水面如其數貿易

則利加倍如期設祭歸其子本銀沒而券浮如不許則

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乞食五鹿指米一困

牛馬百物皆可假借云晉公羊傳

晉公羊傳也稽首受而載之三國志魯肅傳周瑜為居

巢長將數百人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晉假羽旄

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吳呼庚癸

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晉酒一盛兮余

與禍之父脫之對曰梁則無矣羈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與之折券無復勝綿

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承謙以財維

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

者乃以三十斤綿與焉逸少不節杜篤無厭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箋紙右軍檢校庫有九

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韓熙載肆情

杜篤乞持琴執板輸粟沉舟

假無厭坦率不持名檢妓樂

乞假

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

作替老持獨經琴婢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

樂左傳晉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魯公乞米于

頓買山錦繡萬花谷王文正公得顏魯公乞米墨帖乃

頓乞買山錢公遺親友雲溪友議符山人投襄陽于

與乞仍加衣服不受錢帛更取單衣京宿白社中

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伴緇則不肯受

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又王戎傳從子將婚戎遺

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乞假四

辟假許由春秋公會鄭伯於垂

借注別增食驚求餘曾至京口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經來請堂毅告之

曰毅輩乞否之人合一射甚難若於諸堂並可望以今

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

而悅食驚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

兄世說孝武問王爽何如答曰風

尺杜陽雜編李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

尺以助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使婦監二銀槓各高二

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當就仁祖東山甚貧乏陶胡

酒及啓封皆實中也

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曰王

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為立傳米世說陳壽將為三國志謂丁梁州曰若獲千斛

傳歲取千匹卓王孫漢文帝時以鐵銅賜鄧通巨萬億

鄧通錢亦破魚得刀術潛搜神記錢塘杜子恭有祕

盡天下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

墓在趙州能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墓能出物燕頗

焉焚其券夜往取之隨券所書一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

乞假

乞假

乞假

焚券陳所借物於墓所使人
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莫測

乞假五

增詩魏武謠俗詞曰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縉友來從
我貸不知所以應 晉陶淵明乞食詩曰饑來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遺
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懽言詠
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
相貽 唐杜甫從蕭隄覓桃栽詩曰奉乞桃栽一百根
春前爲送浣花邨 又遊何將軍園林詩曰刺船思郢
客解水乞吳兒 宋黃山谷詩曰君不見公車待詔老

詠諧飢來索米長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夜提
長鑱掘黃獨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雨粟
增雜文宋黃山谷題東坡字後曰東坡極不惜書然不
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賤一

原釋名曰賤踐也卑下見踐履也 博雅曰賤卑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書曰明明揚側陋 詩曰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禮記曰宗
廟之祭賤者獻以散也 又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
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

曰未能負薪也 左傳曰韋門圭實之人而皆凌其上
難爲上矣 漢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 桓寬鹽鐵論曰諛諛者賤也 王符潜夫論曰
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
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
勢不足以杖急懼欣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
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引退貴人逾務黨而忘
之夫以逾疎之賤泆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
爲摧傷也 論衡曰命賤從貴位自危 宋東萊子曰
居賤惡勞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

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爲勞者
賤之常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之矣 又曰當貧賤之
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 明方正學曰有
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則屈爲僮隸而公卿將相
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道業則厄乎恒人而
搢紳大儒多興於賤宗

賤二

增論衡曰夏后孔甲田於東莫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
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
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轅斧斬其足卒爲

守者 史記曰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論衡曰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 史記曰殷武丁夜夢得瞽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胥靡聯繫相從復役囚徒之名 鶚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 論衡曰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尼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左傳曰齊侯使管尼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受

下卿之禮而還 史記曰晉獻公既擄百里奚為秦穆公勝於秦 左傳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注母賤則其子無威也 又曰魯叔姑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即叔孫姑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戰國策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菱夫地名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困故乞食於吳市 國語曰諸稽郢行成于

吳曰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

眩音

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

戰國

策曰齊宣王見顏觸左右謂觸曰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又曰齊人有馮煖者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有嬖者槃散行汲平原官美人樓上臨見大笑之嬖者至平原君門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跛癰

之疾君之後宮臨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歲餘賓客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人曰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乃去耳楊子雲曰秦之士也賤史記蒙恬傳曰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漢書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史記樊鄴滕灌列傳曰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公孫弘卜式傳曰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魯斯亦版築飯牛之朋矣宋蘇洵曰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

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之中 漢紀曰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才大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爲業往來燕薊間 釋史曰孔嵩字仲山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阿里街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嘗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

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尺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敕縣令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三國楊俊傳曰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 晉紀曰陶侃都督荊州諸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悉加鞭扑曰擣蒲者牧豬奴戲耳 晉書皇甫謐傳曰陽城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我我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

中古人之道是非吾所安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 彙苑曰王顯與唐太宗有舊帝微時嘗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更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唐紀曰張元素出自寒微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戶元素深以爲恥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一無所

隱 唐書裴子餘傳曰子餘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 陸羽傳曰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雜草芥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五代史朱

守殷傳曰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
會兒常侍左右 山堂肆考曰宋韓世忠少時為省倉
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韓
潑五 宋紀曰徐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
生欲為君子而使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
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 遼
史蕭蒲奴傳曰蒲奴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
遭笞辱醫者常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
兀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嘗躬耕舍耒歎曰大
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 明紀編年

曰張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初為鹽場牙僧與弟士德
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為奸利 一統志曰明王珪合
肥人少為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
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

賤三

增吹簫

第鉢

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

人吹簫給喪事

行嘗為寺

餅師

唐陳敬瑄少賤為餅

師唐陳敬瑄少賤為餅

僧負鉢

鞍兒

唐陳敬瑄少賤為餅

師唐陳敬瑄少賤為餅

呼為楊

遂自名楊安兒

唐陳敬瑄少賤為餅

師唐陳敬瑄少賤為餅

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叩盡賣其車騎買一酒全酤酒

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

唐南霽雲傳

賣履

於市中

賤為人操舟

賣履

結襪

人部

賤

賤

賤

字以賣履為業好撈捕為鄉里所賤漢張釋之傳王
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
曰吾穢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讓王生獨奈何廷尉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
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以重之原樂道而忘妨
下名臣吾故卿使結襪欲以重之左
貴為逆傳或妨貴所謂六賤
聖人晏子嬰之晉至中年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
人臣僕於中半見使將歸晏子問焉答曰吾越石父也為
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韓非子說難伊尹為宰
百里奚為商皆所以為僕也敬兒擔
水魏勃掃門南史齊張敬兒傳敬兒家貧每休暇輒
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為城東吳泰家擔水史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髡鉗
為奴賃春居廡前漢書季布傳項籍使布將兵數窘

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司馬遷曰季布為朱家鉗奴
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蒼頭稱異漆工
見奇晉熊遠傳遠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
後漢中屠蟠傳蟠字子龍家貧狸乳鸛覆狗盜雞
庸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鳴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
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見御有身以其賤不
鷗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宋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孟嘗君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嘗黥作卒但乞為奴
鳴狗盜之力哉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
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
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
但道困苦趙岐賣餅灌嬰販繒江後漢書趙岐逃難
乞為奴趙岐賣餅灌嬰販繒江後漢書趙岐逃難
北海市中以販繒為業執籥秉翟屠牛盜驢詩
嬰睢陽人以販繒為業賤

手執籥右手秉翟注衛之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故

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得免笞罵無所因階漢衛

牛盜驢販私鹽為事屠狗為生織屨以給

青為所生父鄭季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有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論衡

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為屠狗為生織屨以給

五代史唐景思傳景思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漢翟

方進傳方進家世微賤年十二失父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因病

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

織屨以給東山狗鬪南園犬吠北史魏收傳收輕疾

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之宋紀趙

師霽諂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

籬草舍謂師霽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也欠飯牛車下

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視之乃師霽也吳祐傳祐嘗牧豕於長垣

牧豕澤中車下後漢書吳祐傳祐嘗牧豕於長垣

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少依

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為汴州富

李讓幼賣劉熊五代南平世家高季興少為汴州富

人幼被掠賣為劉熊家奴後獲為良自汴不覺屈膝

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為事母以孝聞

乃欲伸眉甚居二年不遷見能曹尚書諂事韓侂胄尤

意衰遲之態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改司樞密院事奉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向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

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

廷羞當世尚有餘臭竊所不取御史中丞承都官左

荀鶴本牧之子牧嘗鎮秋浦妾有孕妻逐之以嫁長林
 鄉農杜筠而荀鶴生七歲家人令相東作荀鶴怒曰吾
 豈耕夫耶梁呂僧珍傳僧珍為南兖州刺史兄子宏
 以販蔥為業僧珍既貴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
 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
 尚書由寶公子
 引車之宋紀韓侂胄常值生辰羣公畢集吏部尚書許及
 遂俯俸而入當時稱為由寶尚書史記侯嬴謂信陵
 君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
 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非世家不名與大諫同名
 從事棄官投胡母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
 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
 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
 紀程松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
 韓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
 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
 布為酒家保
 憲乃牛醫兒
 家保後漢書汝南黃憲世貧賤父為酒

牛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
 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賤四

原白屋白帖問公下馬驕又蘇秦貴張儀來
 守磨不知之使守水磨舒亦不以介意
 甕牖繩樞

史記陳涉甕牖繩樞若為傭耕又陳勝嘗與人傭耕曰
 樞之子陳涉甕牖繩樞若為傭耕又陳勝嘗與人傭耕曰

曰若為傭耕責讓主人後漢梁鴻傳鴻家貧牧豕上
 何富貴也

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
 因為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

而稱鴻丁君十紙規者洪亭民以願善屬文殊工草
 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不敵王褒數字

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削販脂史記貨殖傳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酒削薄

削販脂技也而鄧氏鼎食如淳注削洗謂作刀劍削也

晉國大駟

後漢郭泰傳段干木晉國之大駟注才僧徒捷者曰駟

求盜亭父

山堂肆考漢任安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家於武功代人爲求盜亭父按亭父即亭卒也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爲求盜亭逐捕盜賊

賤五

增

詩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

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齊甯戚飯牛歌

曰南山矸曰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衣單布適至髡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唐盧照隣詠史

詩曰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

名 儲光羲詩曰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

終樹下高枕眠 高適留別洛下諸公詩曰蹇質蹉跎
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
身後名

增

賦漢彌衡鸚鵡賦曰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

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

增

書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

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

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

稱譽之有

